

嵇中散集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江安傅氏藏明嘉靖本

嵇中散集序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缺之天逸而遊於穢氛之季抱卷冊之夸節而邁夫醅網之朝龍章孔姿意氣薄日月之表瑀言瑋撰思靈邁區合之涯形厲寥閭神棲皇古以塗置寡歡故澤和於琴綺以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恥爵組之競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託箴乎太史揆厥王度蓋欲獵華纓於伏軒之署而調管籥乘綠車於堯虞之庭而覽鳳皇者也觀其緒辭若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簪萬國如素士服綉衮若布衣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宥之方矣嗚呼鳥圖之感昔編想於仲尼研爛之歌嘗綿哀於寧戚淳源莫返良匪一朝叔夜志既高獨而復遭魏晉奸雄彌宇豺虺盈途無怪其潔躬於紫綬而遠害於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鍛致鍾會之貝譖由是無罪無辜殲此哲士雖請師救贖三千子衿痛惜士紳接於海而廣陵妙響終絕於東市矣忍哉司柄垂惡無窮嗚呼此蓬蒿之間固非神鵬之可集汗常之漬夫豈大鯢之所旋徙

必重霄避宜瀛嶠戶農所以席海而不返老萊所以投畚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洙訓末圖危行言避時機罔覺性烈才雋登戒勿思意遠防疏秀規莫省學炳名光賁跡不逮叔夜不能免其尤矣軼生抱遺文於駒谷珍覽靡厭結遐悲於異代嘆息彌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諭播興超峻之擅理辨緯體綿密片言小屬無非素衷玄致奧隔之所存也苟欲考竹林之秀短攀柳阿之清蹈者不有斯述何以披邈故迺校次瑤篇彙為十卷刻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

嘉靖乙酉冬十月三日五嶽山人汝南黃省曾撰

嵇中散集序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缺之天逸而遊於穢氛之季抱卷冊之夸節而邁夫酷網之朝龍章孔姿意氣薄日月之表瑀言瑋撰思靈邁區合之涯形厲寥閭神棲皇古以塗置寡歡故澤和於琴綺以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恥爵組之競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託箴乎太史揆厥王度蓋欲獵華纓於伏軒之署而調管籥乘綠車於堯虞之庭而覽鳳皇者也觀其緒辭若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為心穆然以無事為業坦爾以天下為公譽萬國如素士服綉袞若布衣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為崇高心欲之而不己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宥之方矣嗚呼鳥圖之感昔竊想於仲尼矸爛之歌嘗綿哀於寧戚浮源莫近良匪一朝叔夜志既高獨而復遭魏晉奸雄彌宇豺虺盈途無怪其潔躬於紫綬而遠害於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銀致鍾會之貝諧由是無罪無辜殲此哲士雖請師救贖三千子衿痛惜士紳接於海而廣陵妙響終絕於東市矣忍哉司柄垂惡無窮嗚呼此蓬蒿之間固非神鵬之可集汙常之漬夫豈大鯢之所旋徙

必重霄避宜瀛嶠戶農所以席海而不返老萊所以投畚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沫訓末國危行言違時機同覺性烈才雋登戒勿思意遠防疏秀規莫省學炳名光貴跡不逮叔夜不能免其尤矣緘生抱遺文於駒谷珍譬靡厭結遐悲於異代嘆息彌深故每三復其稽柏詩長託諭播興超峻之擅理辨緯體綿密片言小屬無非素衷玄致與隔之所存也苟欲考竹林之秀短舉柳阿之清蹈者不有斯述何以披邇故延校次瑤篇彙為十卷刻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

嘉靖乙酉冬十月三日五嶽山人汝南黃省曾撰

嵇中散集卷第一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秀才答四首

幽憤詩一首

述志詩二首

遊仙詩一首

六言十首

重作四言詩一首

思親詩一首

郭遐周贈三首

郭遐叔贈四首

答二郭三首

與阮德如一首

阮德如答二首

酒會詩七首

雜詩一首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
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
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
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
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

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已，世路多嶮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鴛鴦千飛翮，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嗚和鳴，
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千飛翮，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
容與清流，咀嚙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涉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
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涉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
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奔奔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
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
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
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
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
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眄生姿。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鸞鴻，
俯引淵魚。盤于遊畋，其樂只且。

凌高遠眇俯仰咨嗟怨彼幽繫邈爾路遐雖有好音
誰與清歌雖有妹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
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華垂陰習習谷風
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儔弄音感寤馳情思我所欽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姜姜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淺滸
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日送歸鴻
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褰旨酒盈尊
莫與文歡瑟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在蘭
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
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
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一
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
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饑不願園林安能服御

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秀才答四首附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水
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
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義行時遊則鵲
起達者鑒通塞盛衰爲表裏列仙徇生命松喬安
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已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山
原孔父策良駒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
常端保心守道居視變安能遷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邱丘青林華
茂青鳥羣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
大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園釋轡華池華

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嚼瓊枝結心皓素
終始不虧

幽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莞靡識越在繼繼母兄鞠育
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馬寵自放
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
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
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

顯明臧否感悟思愆但若創痍欲寡其過訪議沸騰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
外慙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管神氣晏如
客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
卒致囹圄對答鄙訕繫此幽阻實取訟免時不我與
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噫鳴鴈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
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
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世務紛紜祇擾予情安樂必誠迺終利貞煌煌靈芝
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
頤性養壽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
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
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軼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
耕耨感竄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
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
比翼翔雲漢飲露滄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
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斥鷃擅高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蟾蜍宅神龜安所歸

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
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爽
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
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
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
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
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
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
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六言十首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
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
爾時可喜

知慧用

爲法滋章冠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
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殉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

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處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惠滋

位高世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撓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已靜恭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顧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萍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粱未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世無患

重作四言詩七首一作秋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蔭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貪賤可以

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侯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慙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陸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思親詩一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榮榮內自悼兮啼

失聲思報德兮遽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洟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觀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獨攷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予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郭遐周贈三首附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倡佯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予與嵇生未面分好章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臧援筆執鳴琴携手遊空房栖遲衡門下何願於姬姜予心好永年永懷樂康我友不期卒改計適他方巖東咸發日翻然將高翔離別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倏忽將永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別在斯須悲焉如調饒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

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傳說寒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此不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勗哉予嵇生敬德在慎鄉

郭遐叔贈四首附

每念蓬會惟日不足斯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思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休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事利任難惟予與子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無算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極旦心之憂矣增其憤怨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何君子超將遠適我情願關我言願結心之憂矣良以忉忉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羣相追驚鳥獨無雙何必相响濡江海自可容願各保遐心有緣復來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
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遽其願遂結歡愛情
君子義是親思好篤平生慕志自生災屢使衆累成
豫子匪梁側聶政憂其形願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
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
三子贈嘉詩韻如幽蘭馨懸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
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
坎壈趣世教常恐嬰網羅義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
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離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
豈若翔區外淪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遙遊太和
結友集靈岳彈瑟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
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
鸞鳳避爵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王與
至人存諸已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
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與阮德如一首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遽數子談慰臭如蘭
疇昔恨不早既面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憂歎
事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鄙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

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
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
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
生生在豫積勿以休自寬南土旱不涼矜計宜早完
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阮德如答二首附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盼懷惆悵言思我友
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邁歡情交際雖未久恩愛發
中誠良玉須切磋瑣瑣就其形隨珠豈不曜離瑩
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
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與執手決
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
載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
箐繁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
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
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憩斯土與子遽蘭
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爲
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象遊目
屢太行撫軫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
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
明戒在剗腸新詩何篤穆申詠增慨忼舒檢話良

訊終然永歎藏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酒會詩七首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時
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鱸鮓
坐中發美讀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醕微歌發皓齒
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
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栢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
鼓楫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戰翼而遊俯啜綠藻託身洪流翱翔素潁
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沉浮

蘭池和聲激朗操緩清商遊心大象傾昧脩身
惠音遺響鐘期不存我志誰賞

欽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猜與壯老
棲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浩然

蕭蕭笳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沂丹坻含陽吐英
履霜不哀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藻濃繁馥馥蕙芳
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鶩

雜詩一首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

攜手同車龍驤翼翼揚鏐脚蹏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光燈吐輝華幔長舒寶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
歎過縣駒流詠太素俯讀玄虛興克英賢與爾剖符

嵇中散集卷第一

和昶而足航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魚淫衍而優渥繁奕奕而高逝馳爰
爰以相屬沛騰遇而覓趣翕輝輝而繁縟狀若崇山
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義我悌悌煩冤紆餘婆娑
陵縱橫逸霍漢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
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退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
響平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
垂光新衣翠粲纓微流芳於是器令絃調心閑手敏
觸挽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
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踏時拊絃安歌新聲代起
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
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綱繆於是曲引
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懷皓腕
飛纖指以馳驚紛儼嘉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
按盤桓輒養從容秘翫聞爾奮逸風駭雲亂字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韓與爛英聲發越采采衆
衆或問聲錯糅狀若說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
將垂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
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却倚以慷慨或怨嬖而躊躇忽
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衆譁繁促複疊積不
從橫駉駉奔逝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瓊豔奇偉

理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
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還
蹀躞危聲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浮鴻翔曾崖紛文斐
尾慷慨離離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樓挽櫟持縹緲
激烈輕行浮彈明燿睽睽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
飄逸微音迅逝速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
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
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
麗服以時乃構友生以邀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
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
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
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
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
比操豈笙簧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
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鷗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
流楚窈窕蹀躞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
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遺之亦有可觀者焉然非
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
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
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遞張急
故聲清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微鳴性絮靜以端理含
至德之和乎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

懷戚者聞之莫不惻惻悽悽愴愴傷心含哀悽悽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歔愉懽釋舞踊溢留連瀾漫嗟嘆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頗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揔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震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秋牙喪味天吳踴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况蛟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過多可而少恠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鷺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

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子房之佐漢接與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虞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頗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鏤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又與事接疵累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累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又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置麈尾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又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又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

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讓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難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騁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之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一首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離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誠念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益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遂釋然不復與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苟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嵇中散集卷第二

嵇中散集卷第三

卜疑集一首

稽荀錄一首

養生論一首

卜疑集一首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踈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鷹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鄙人既沒誰爲吾賢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謹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

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

稽荀錄一首

養生論一首

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間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樂以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矢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鯨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系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于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大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下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衛袞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勁刷理髮醇醪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非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下無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下下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